

“突厥斯坦”与 “东突厥斯坦”概念的演变

龚纓晏¹ 王永杰²

(1. 宁波大学 浙东文化与海外华人研究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2. 浙江大学 历史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自古以来, 中亚地区没有一个民族将自己生活的地方称为“突厥斯坦”。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波斯人提出的, 但具体地理范围变化不定。14 世纪初, 西欧获悉这个概念, 并以此模糊地表示中亚的某个区域。19 世纪, 入侵中亚的俄国人第一次设立以“突厥斯坦”为名的行政区域, 原先变动不定的“突厥斯坦”概念从此有了比较固定的地理范围。19 世纪前期, 俄国人还首次提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概念, 不过用法非常混乱。无论是“突厥斯坦”还是“东突厥斯坦”, 都是由外族人随意提出并首先使用的, 当地居民并不以此类概念自称; 它们是模糊的、变动的、不规范的地理俗名; 这类地理俗名与种族、行政区域无关, 更与政治实体无关。

关键词: 中亚; 突厥; 突厥斯坦; 东突厥斯坦

中图分类号: K90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2) 01-0106-12

“东突”分子为实现其分裂中国的图谋, 宣称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突厥人”国家。事实果真如此吗? 只需对“突厥斯坦”及“东突厥斯坦”这两个概念的演变过程进行考察,^① 就可以知道“东突”的理论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

突厥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游牧部族, 是通过不断融合其他部族而逐渐形成的, 古代突厥人自己的神话及语言文字就“很清楚地揭示了突厥是一个混合种族的特点”^②。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个纯粹的突厥民族。5 世纪中叶, 突厥人处于柔然人的统治之下, 生活在金山南麓,^③ 主要为柔然人冶铁。《周书》记载, 由于金山很像一种头盔, 而这种头盔被人称为“突厥”, 所以, 突厥人就以此为号。^④

基金项目: 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作者简介: 龚纓晏, 宁波大学浙东文化与海外华人研究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研究方向: 中外文化交流史; 王永杰, 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专业方向: 历史学。

① 学术界对于“突厥斯坦”一词的讨论概况, 参见徐黎丽主编《突厥人变迁史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年, 绪言第 1-5 页。

② B. A. 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 3 卷, 马小鹤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年, 第 277 页。比较典型的个案研究, 参见丹尼斯·塞诺《突厥起源的传说》和《突厥文明的某些成分 (6—8 世纪)》, 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 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年, 第 54-103 页。

③ 多数学者认为金山就是指阿尔泰山脉, 但李树辉近来提出, 金山应当指天山山脉, 参见李树辉《突厥原居地“金山”考辨》,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④ 《周书》卷 50《突厥传》。

552年,突厥在西魏的支持下,打败柔然,建立突厥汗国,其牙帐设在今杭爱山之北。^①此后,突厥人以蒙古高原为中心迅速向外扩张。大约在563年,突厥人在锡尔河畔打败嚙哒,阿姆河成为突厥人与萨珊波斯(224—651)的分界线。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7世纪前期,东突厥归附唐朝。西突厥则一度征服兴都库什山脉以北的广大地区。^②但西突厥的强大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不断的内乱使其迅速衰落。657年,西突厥被唐朝灭亡。此后,突厥的后裔在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中被同化,与此同时,突厥语则逐渐被中亚一些民族所使用。^③

突厥人进入河中(阿拉伯人称其为Māwarā' an-Nahr,英文为Transoxania,即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区域)后,波斯人将突厥人生活的地区称为“突厥斯坦”(Turkestan),意为“突厥人所居之地”。突厥人与萨珊波斯长期征战,政治势力互有消长,因此,“突厥斯坦”一词所指的区域也就变化不定。在萨珊波斯时期,此词主要是指阿姆河以北地区。当突厥人向南扩张时,里海东南阿特拉克河(Atrek)以北的区域也曾被认为是突厥斯坦的组成部分。^④

651年,阿拉伯人灭亡萨珊波斯。8世纪初,阿拉伯人征服河中,并且一度越过锡尔河。^⑤所以,对于9世纪和10世纪的阿拉伯人来说,河中就是阿拉伯人的土地,而突厥人生活的“突厥斯坦”则是指“河中以外的区域”,即锡尔河以北及以东地区。^⑥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约820—912)在其《道里邦国志》中写道,河中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石国(Shāsh)、突厥等国家都位于锡尔河的北侧。^⑦一位佚名的作者在982年左右所写的《世界境域志》中说“伊斯比加布(Isbijāb)是穆斯林和异教徒交界的前沿区域;它位于突厥斯坦的边界,非常广阔,也非常怡人,突厥斯坦任何一地所产的物品都被运到这里。”^⑧伊斯比加布,即中国史籍所说的白水城或白水胡城,^⑨位于现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希姆肯特(Shymkent)附近。在这位佚名的作者看来,突厥斯坦“就位于河中之外”^⑩。伊斯兰世界的科学天才比鲁尼(al-Biruni,约973—1050)在讨论世界地理时,把河中地区与突厥人生活的地区作了明确的区分。^⑪后来的学者也都持此观点。例如,雅库特(Yākūt,1179—1229)说,“穿过呼罗珊和河中地(Mā-warā' n-Nahr)之穆斯林城镇”以后,才能进入突厥人生活的地区;^⑫锡尔河以北的柯散(Kāsān)城就是“突厥斯坦开始的地方”^⑬。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1169—1232)在其写于13世纪早期的《全史》(Kamil fi al-Tarikh)中说得更加详细“听说喀什噶尔、巴拉沙衮、和阗、怛逻斯等突厥斯坦地区以及毗邻的河外之地(的一部分)曾在可汗王朝的突厥君主(al-Muluk al-Khaniyyah al-Atrak)手中。”^⑭伊本·巴伊塔尔(Ibn Al-Baytār,约1197—1248)在介绍大黄时写道“一位可靠人士对我说,大黄生长在中国。以中国而取名的大黄可能产自中国北方,也就是说,在突厥斯坦一带”^⑮。在他的观念中,所谓的“突厥斯坦”实际上是中国的一

① 林幹《突厥与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② 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魏英邦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页。

③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3—34页。

④ E. J. Brill's First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913—1936, Edited by M. T. Houtsma et al. Leiden: E. J. Brill, 1987, VIII, p. 895.

⑤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17—219页。

⑥ E. J. Brill's First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913—1936, vol. VIII, pp. 880—895.

⑦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0、29—30页。

⑧ V. Minorsky, *Hudud al-'A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Oxford: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 118.

⑨ 冯承钧《西域地名》,陆峻岭增订,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6页。

⑩ V. Minorsky, *Hudud al-'A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Oxford: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 350.

⑪ 费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下,耿昇、穆根来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85页。

⑫ 费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耿昇、穆根来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8页。

⑬ E. J. Brill's First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913—1936, Edited by M. T. Houtsma et al. Leiden: E. J. Brill, 1987, vol. VIII, p. 895.

⑭ Ibn al-Athir, *Kamil fi al-Tarikh*, Beirut, 1967, vol. 11, p. 82, 转引自华涛《喀喇汗王朝祖先传说的历史解读》,《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⑮ 费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耿昇、穆根来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92页。

部分。

13世纪,当蒙古人迅速兴起并成为中亚和西亚的主人后,波斯人还是把河中、突厥斯坦当做两个独立的地区而相提并论。例如,为蒙古人效劳的波斯人志费尼(约1226—1283)说,他的上司异密阿尔浑朝见贵由汗回来后,十分慷慨地封官行赏,“所有突厥斯坦和河中的地方都沉浸在他的恩施中”^①。

波斯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1247—1318)所编的《史集》,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巨著。虽然当时河中与突厥斯坦都处于哈刺契丹(西辽)的统治之下,但拉施特始终是把这两个地方区分开来的。例如他说“突厥斯坦与河中的哈刺契丹王也叫古儿汗”,耶律大石就是“突厥斯坦和河中”的君王。^②显然,这里的突厥斯坦就指锡尔河东北的区域。更加重要的是,拉施特在这部著作中“将亚洲以游牧为生的民族,无论属突厥语系抑或蒙古系,统称之为突厥人,而且有些民族,他又时而称为突厥,时而称为蒙古”。也就是说,突厥并不是一个人种学上的术语,而是社会习惯上的术语。^③拉施特的观点,集中反映出中世纪伊斯兰学者关于“突厥斯坦”的观念。此后,波斯文献中一直使用“突厥斯坦”的概念,甚至在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尔《拉失德史》(16世纪)和沙·马合木·楚刺思《编年史》(17世纪)这两本用波斯文写的著作中,还可以找到这个概念。

1000年前后,西突厥的一支后裔塞尔柱人越过阿姆河向西扩张,并于1071年打败拜占庭军队,俘获拜占庭皇帝,占领小亚细亚西部地区。不久,塞尔柱王朝的旁支在这一带建立起罗姆苏丹国(1077—1308)。

塞尔柱突厥人在地中海东部的崛起,使西欧人有机会认识突厥人。于是,在11世纪后期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就出现突厥,其中最重要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地图》(Anglo-Saxon Map)。该地图大概于11世纪后期绘制于英国的坎特伯雷。在这幅地图上,里海以西标有“突厥人”(Turchi)。^④这应当是指塞尔柱突厥人。在13世纪前期的《埃布斯托夫地图》(Ebstof Map)上,^⑤北方最远处的大洋中画有一座名为“塔拉孔塔”(Taraconta)的岛屿,并有注文说“突厥人(Turci)居住于此,他们是歌革与玛各的后裔。”^⑥歌革与玛各的传说源自《圣经》,他们被中世纪欧洲人认为是与上帝作对的野蛮部落,^⑦而塔拉孔塔岛则是想象出来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欧洲人对突厥人了解甚少。在13世纪末的《赫里福德地图》(Hereford Map)上,也出现了相同的内容:突厥人(Turchi)是歌革与玛各的后裔,生活在北方极远的塔拉孔塔岛上。^⑧

1240—1242年,蒙古大军攻入东欧,所向披靡,西欧为之震惊。当时的欧洲人把蒙古人称为“鞑靼”(Tartar)。^⑨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派遣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柏朗嘉宾(John de Plano Carini)^⑩出使蒙古。1246年,他来到哈刺和林。1247年,柏朗嘉宾带着蒙古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下,何高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23页。

② 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4、100、145页。

③ 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6页。

④ L. S. Chekin, *Northern Eurasia In Medieval Cartography*, Turnhout: Brepols, 2006, p. 131.

⑤ 龚缨晏、邬银兰《埃布斯托夫地图:永远的遗憾》,《地图》2004年第3期。

⑥ L. S. Chekin, *Northern Eurasia In Medieval Cartography*, Turnhout: Brepols, 2006, p. 159.

⑦ 龚缨晏、邬银兰《东方传说:歌革与玛各》,《地图》2003年第4期。

⑧ L. S. Chekin, *Northern Eurasia In Medieval Cartography*, Turnhout: Brepols, 2006, p. 166. 龚缨晏、邬银兰《现存最大的欧洲中世纪T—O地图:赫里福德地图》,《地图》2004年第4期。

⑨ “鞑靼”本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8世纪曾臣属于突厥人,13世纪初被蒙古征服,并成为蒙元时代西方对蒙古人的别称。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参见赵海霞《国内塔塔尔族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

⑩ 中文又译作“勃拉奴克劈尼”,参见张星娘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84页;或“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参见道森《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71页。

皇帝贵由写给罗马教皇的复信回到里昂,^①并很快写出了一份出使报告,即《蒙古史》。^②柏朗嘉宾写道,在被“鞑靼人”(蒙古人)所征服的众多地区中,有 Turcomans,还有 Torc。^③这里的 Turcomans 是指操突厥语的部落,中文一般将其译写成“突厥蛮”,现代“土库曼”(Turkmen)一词即据此而来。不过,中世纪的“突厥蛮”与现在的“土库曼”,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种族上都不能直接等同起来。就现有的史料而言,“突厥蛮”一词最早出现于 10 世纪,^④但对于这个名称的含义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个名称意为“纯血统的突厥人”;10 世纪,他们生活在巴尔喀什湖以北的草原上。^⑤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个称呼是指在外形上“类似于突厥者”^⑥。在柏朗嘉宾的著作中,“突厥蛮”所指的区域不明。^⑦

Torc 是“突厥”的音译,《元史》中将此词写作“途鲁吉”^⑧。柏朗嘉宾写道,蒙古人攻下养吉干(Yanghikent)后,就进入了 Torc。^⑨随同柏朗嘉宾出使蒙古的波兰人本尼迪克特(Benedict,中译文又作“班涅狄克脱”)将此词拼写成 Turkya(又拼作 Turkia)^⑩,并且说,穿过康里人(Kangitae)的地域后,就到达了养吉干,Turkya 由此开始;经过十天旅行,进入哈刺契丹。^⑪因此,Torc 应当是指河中地区。

大概根据波兰人本尼迪克特的记叙而写成的《鞑靼记述》(Tartar Relation)^⑫把 Turcomans 拼作 Terkemen。^⑬此书中也现出了 Turkia,但实际上是指小亚细亚的罗姆苏丹国,而不是像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是指河中地区(途鲁吉)。^⑭

1275 年,马可·波罗穿越中亚来到中国。他在中国西北旅行时,曾有一个“广有学识”的“突厥伴侣”^⑮。这样,马可·波罗对突厥人的认识就要比其他西欧人更加丰富一些。如上所述,当时欧洲人比较混乱地使用与“突厥”相关的地名,而马可·波罗则力图区分这些地理概念。在《马可·波罗行纪》中,“突厥蛮”(Turcomans)一词指的是小亚细亚,特别是小亚细亚中部与南部地区。此书将察合台汗国称为“大突厥”(Great Turkey)。^⑯马可·波罗明确写道,“大突厥起自 Gion 河,直抵大汗国境”^⑰。Gion 河,又作 Jon 等,^⑱源于阿拉伯人的词汇,指的是阿姆河。^⑲这样,在马可·波罗的观念中,河中地区是大突厥的一部分。

13 世纪欧洲人关于“突厥”的多种词汇以及混乱用法,实际上反映了突厥人的混杂性:一方面,

① 贵由的复信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中译本可见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27页;道森《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02-103页。

② 此书中文又译作《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③ 柏朗嘉宾《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3页。

④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Impe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 1963, p. 864.

⑤ 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魏英邦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9页。

⑥ 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9页。

⑦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Impe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 1963, p. 865.

⑧ 《元史》卷63《地理六》。

⑨ 柏朗嘉宾《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6-57页。

⑩ R. A. Skelton, et al, *The Vinland Map and the Tartar Rel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04.

⑪ 柏朗嘉宾《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2页;道森《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98页。

⑫ 龚缨晏《〈文兰地图〉的真伪之争》,《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⑬ R. A. Skelton, et al, *The Vinland Map and the Tartar Rel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72-78.

⑭ R. A. Skelton, et al, *The Vinland Map and the Tartar Rel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04.

⑮ 中译文可参见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7页。

⑯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Impe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 1963, p. 864.

⑰ A. C. Moule and P.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imited, p. 447.

⑱ H.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Revised by H. Cordier, London: John Murray, 1926, Vol. 2, p. 458.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76页。

⑲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Impe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 1963, pp. 736-737.

突厥人已经与其他民族高度融合了,另一方面,其他一些民族也采用了突厥语。总之,一个统一的、单纯的突厥部族早已不复存在,更不存在着某个专属于突厥人的固定地区。

二

“突厥斯坦”本是波斯语词汇,13世纪的西欧人并不使用这个词汇,即使那些远行到中亚的旅行者也是如此。“突厥斯坦”一词在西欧的传播,与小亚美尼亚王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小亚美尼亚王国是小亚细亚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国,与阿拉伯人、塞尔柱突厥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熟悉“突厥斯坦”一词。1254—1255年,面对着来势汹汹的蒙古大军,其国王海屯一世亲赴蒙古高原求和。海屯一世在记述其返回的路线时说,过了仰吉八里(Angibalex),就进入了“突厥斯坦”(Turkistan)。^①仰吉八里在玛斯纳附近,^②因此,海屯所说的“突厥斯坦”位于天山以北。

不过,海屯一世的出使报告是用亚美尼亚文写的,进入19世纪之后才被译成西欧文字,所以,中世纪的西欧人无缘阅读此书。将“突厥斯坦”一词引入西欧的,是另一个名叫海屯(被拼作为 He-toum, Haiton, Haython, Antonius 等)的亚美尼亚人,为了便于区别,我们将其名字译为“小海屯”。

小海屯是海屯一世的侄儿,后来成为塞浦路斯岛上的一个僧侣。1307年,根据小海屯的口述,一个名叫法尔肯(Nicolas Falcon)的人用法文写成一书,同年他又将此书译成拉丁文,取名为《东方诸国历史集粹》(Flos Historiarum Terre Orientis)。1375年,此书又从拉丁文被回译成法文。这部著作在中世纪欧洲非常流行,现存的法文抄本约有15部,拉丁文抄本有31部,此外还常被附在柏朗嘉宾、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中。^③

小海屯的《东方诸国历史集粹》共分四部分,前两部分主要介绍亚洲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第三部分主要讲述蒙古人,这也是此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最后一部分向西欧君主呼吁组织新的十字军。^④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有专门一节介绍“突厥斯坦”：“突厥斯坦的东部与维吾尔人相邻,西部与波斯人相邻,北部与花剌子模为邻,南部一直延伸到印度的沙漠中。此地有几座良好的城市,但更多的是广阔的平原,适于放牧,所以,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牧人,他们以帐篷为家,迁徙起来甚为方便。此地最大的城市名为讹答刺(Ocerra),盛产小麦。他们不喝烈酒,只喝酸马奶酒(Cursia)以及其他饮料,也喝牛奶。他们吃大米、小米,还有肉类。这里的居民被称为‘突厥人’。他们多数人是伊斯兰教徒,但也有些人不信任何宗教。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其城市及军营中采用阿拉伯文字。”^⑤

文中的酸马奶酒(Cursia),又写作 kumiss 或 qumiss 等,是一种含有天然酒精的饮料,在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之前即已流行,现在依然十分常见。^⑥讹答刺,又写作“斡脱罗儿”等,“其遗址在锡尔河右岸,阿雷斯河(Aras)口附近”^⑦。从小海屯的叙述来看,他所说的突厥斯坦是指河中地区。此外,小海屯明确说,突厥斯坦与维吾尔人聚居区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即使在“突厥斯坦”,也不是人人都信奉伊斯兰教的。

《东方诸国历史集粹》为西欧人的许多作品提供了创作素材,特别是一部题为《曼德维尔爵士游

① 《海屯行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页。

② 《海屯行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17页。

③ J. Larner, *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4.

④ J. B. Friedman and K. M. Figg, *Trade, Travel, and Explor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p. 252.

⑤ S.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s*, vol. III, book I, Chapter V, London, 1625, p. 109.

⑥ H. B. Paksoy, “Nationality or Religion?”, *Historia Actual Online*, Num. 4, 2004, pp. 43–57.

⑦ 冯承钧《西域地名》,陆峻岭增订,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2页。

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的法文著作。《曼德维尔爵士游记》出现于 1356—1366 年间,其作者自称是英国圣奥尔本(St. Albans)的一个爵士。他说自己曾在世界各地到处旅行,不仅游历过印度、中国等地,还到过天堂附近,但没有进去。目前,我们对此书的作者、写作年代都不清楚。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该书作者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等地,^①他最多可能到过耶路撒冷。这部著作并不是根据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的,而是将其他人的许多著作进行综合加工而写成的,其中关于蒙古人的内容,几乎全部抄自小海屯的《东方诸国历史集粹》。^②比较两部著作,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中关于“突厥斯坦”(在不同的抄本中,被写作 Turquesten,^③ Turkestoun^④等)的文字,也来自《东方诸国历史集粹》,不过“讹答刺”被拼写成 Eccozar。

《曼德维尔爵士游记》是中世纪欧洲流传最广的著作之一。到 1400 年左右,它已被译成欧洲的各主要语言。现在存世的抄本共有 300 种左右,^⑤而《马可·波罗游记》的现存抄本则是 150 种左右,^⑥《曼德维尔爵士游记》在中世纪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曼德维尔爵士游记》的广泛传播,小海屯所介绍的“突厥斯坦”也逐渐被欧洲人所知晓。1492 年,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 约 1436—1507)制成了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地球仪,上面标有“突厥斯坦”(Turkestana),但它仅仅作作为城市名称,而不是区域名称。^⑦不过,在 15 世纪欧洲人绘制的绝大多数地图上,都没有“突厥斯坦”的名称。例如,在 1452 年前后绘制的《利尔多世界地图》(The Leardo Map of the World)上,虽然标有锡尔河等,但没有出现“突厥斯坦”之名。^⑧在那幅被誉为“中世纪制图学的顶峰”的《1459 年毛罗地图》(Fra Mauro's Map)上,^⑨同样标出了阿姆河(fl. Amu),却找不到“突厥斯坦”之类的名称。^⑩此类实例不胜枚举。

进入 16 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深入开展,欧洲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真实的世界比他们原先所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不断地寻找各种地理知识,来充实他们所绘制的世界地图。《曼德维尔爵士游记》等中世纪作品告诉他们,中亚有个地方叫“突厥斯坦”。可事实上,在当时中亚的众多国家中,没有一个把自己统治的领土称为“突厥斯坦”。另一方面,尽管波斯人依然将里海东岸的一些地区含糊地称为“突厥斯坦”,但所指区域很不明确。^⑪这样,欧洲人只能凭着自己的想象来确定“突厥斯坦”的位置了。于是,在 16—19 世纪前期的 300 多年里,欧洲出现以下几种关于“突厥斯坦”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将北纬 50 度以北的某个区域称为“突厥斯坦”,即位于里海以北。例如,在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1564 年所绘的世界地图上,“突厥斯坦”(Turquestan)就位于北纬 50 度以北。同样画法的还有德·约德(Gerard de Jode) 1571 年绘制的世界地图,^⑫洪第乌斯(J. Hondius) 1597 年的世界地图等。^⑬此外,在威尼斯总督府(Palazzo Ducale)的“地图大厅”(Sala dello Scudo)中,第一幅壁画即为格里塞里尼(F. Grisellini, 1717—1783)等人于 1762 年所绘的

① 龚缨晏《欧洲与杭州:相识之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第 76 页。

② M. Letts, *Mandeville's Travels: Texts and Translations*,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53, p. xxvii.

③ *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 W. R. D. Mosele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3, p. 160.

④ M. C. Seymour, *The Defective Version of Mandeville's Trave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07—108.

⑤ J. B. Friedman, et al, *Trade, Travel, and Explor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p. 357.

⑥ J. Larner, *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184.

⑦ E. G. Ravenstein, *Martin Behaim: His Life and His Globe*, London: George Philip & Son, 1908, p. 90.

⑧ J. K. Wright, *The Leardo Map of the World*, New York: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28, pp. 32—37.

⑨ 张施娟、龚缨晏《〈毛罗地图〉与郑和船队》,《史学理论研究》2005 年第 3 期。

⑩ 清晰的线描图可见 Da D. Placido Zurla, *Il Mappamondo Di Fra Mauro*, Venezia, 1806.

⑪ A. T. Embree, *Encyclopedia of Asia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Library Reference, 1988, Vol. 4, p. 150.

⑫ 上述两幅地图均可见 G. Schilder,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Neerlandica*, Aalphen aan den Rijn: Canaletto, 1987, Vol. 2.

⑬ R. W. Shirley, *The Mapping of the World*, London: the Holland Press, 1983, p. 218.

《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和鞑靼地图》(Anatolia, Armenia and Tartary), 上面将“突厥斯坦”(Turkestan) 标在里海东北方, 并且隔着延绵的高山。^①

欧洲人的这种观念, 也反映在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中。1602年,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绘成《坤舆万国全图》, 图中将“突厥斯坦”译写成“土儿客私堂”, 并将其标在北纬50度至60度之间。这个“土儿客私堂”不仅与里海(利玛窦称其为“北高海”)相去甚远, 而且还位于阴山及其他山脉之北。^②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其1623年完成的《职方外纪》中把“突厥斯坦”译写成“杜尔格斯当”, 并且同样将其标在北纬50—60度之间的地方。^③

第二种观点是将里海东岸的大片土地称为“突厥斯坦”, 具体位置在北纬40—50度之间。比较典型的实例是奥特利乌斯于1570年开始绘制的《地球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 中的世界地图。该地图后来虽然几经修订, 但突厥斯坦(Turchestan) 的位置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④

第三种观点是把里海东侧、北纬40—50度之间的某小块区域称为“突厥斯坦”。体现这种观点的地图很多, 例如在1606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洪第乌斯所作《鞑靼地图》(Tartaria) 上, “突厥斯坦”(Turchestan) 就位于北纬45—50度之间, 经度为110—115度。^⑤在1671年初版、1730年重版的一幅亚洲地图上, “突厥斯坦”(Turchestan) 位于北纬44—50度、经度105—115度地带。^⑥在1735年纽伦堡出版的《里海、乌兹别克地区及周边省区/辖区新图》(Nova Maris Caspii et Regionis Usbeck cum Provinciis adjacentibus vera Delineatio) 上, “突厥斯坦地区”(Turkestan Regnum) 属于乌兹别克, 位于北纬40—43度、经度103—106度左右的地带。^⑦直到19世纪初, 还可见到类似的地图, 比较典型的实例是1814年巴黎出版的勃吕(Adrien Hubert Brué) 的亚洲地图, 图中把“突厥斯坦”(Turkestan) 定在北纬40—45度之间, 经度为60—70度。^⑧

第四种观点是将整个中亚都称为“突厥斯坦”。19世纪初, 欧洲人把亚洲内陆地区称为“内亚”(Interior Asia)。1831年, 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出版《中央亚细亚》(Asie Centrale) 一书, 提出“中亚”的概念, 并且引发学者对中亚概念的讨论。在此期间, 有人将“突厥斯坦”等同于“中亚”, 均指里海以东的区域。^⑨

还需要指出的是, 从中世纪直到19世纪末, 欧洲人一直把欧亚大陆北部的广大区域称为“鞑靼”(Tartary), 并且认为“突厥斯坦”是“鞑靼”下属的一个小区域。例如, 18世纪英国的地理著作这样写道“鞑靼”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即“俄属鞑靼”(Russian Tartary)、“中国鞑靼”(Chinese Tartary) 和“独立鞑靼”(Independent Tartary); “突厥斯坦”是“独立鞑靼”下面的一个小区域。^⑩在前面提到的那幅1814年亚洲地图上, 勃吕就将“突厥斯坦”列为“独立鞑靼”之一部分。

由于“突厥斯坦”仅是“鞑靼”所属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小区域, 所以它不太受人关注。我们可以列举几个实例。17世纪前期, 英国人珀切斯(S. Purchas) 将各种地理资料汇编在一起, 出版了一部影响久远的巨著——《珀切斯游记》(Purchas his Pilgrims)。^⑪但书中关于突厥斯坦的著作只有一篇, 而且还是出自三百年前的先人之手, 即小海屯的《东方诸国历史集萃》。再如, 美国Gale集团将

① 2009年11月底, 龚缨晏到这个“地图大厅”察看了该地图。

② 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所附《坤舆万国全图图》,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③ 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年, 第23、37—39页。

④ R. W. Shirley, *The Mapping of the World*, London: the Holland Press, 1983, pp. 144, 156, 159, 180.

⑤ K. Nebenzahl, *Mapping the Silk Road and Beyond*, New York: Phaidon Press, 2004, p. 153.

⑥ L. Walter, *Japan: A Cartographic Vision*, Munich and New York: Prestel-Verlag, 1994, No. 37.

⑦ K. Nebenzahl, *Mapping the Silk Road and Beyond*, New York: Phaidon Press, 2004, p. 141.

⑧ K. Nebenzahl, *Mapping the Silk Road and Beyond*, New York: Phaidon Press, 2004, p. 165.

⑨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ninth edition, Edinburgh: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875, Vol. XXIII, p. 631.

⑩ J. Hübner, *A New and Eas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Geography*, London: 1742, pp. 203—204.

⑪ L. E. Pennington, *The Purchas Handbook*,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97, Vol. 1, p. 4.

18 世纪英国与美洲出版的主要图书进行数字化后,制作出大型数据库《十八世纪在线》(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汇集 15 万册以上的图书。通过检索,这套数据库中只有 127 部作品(包括所有学科以及出版年代不明的作品)提到了“突厥斯坦”,其中有些作品还是重名的。事实上,许多地理著作并没有提到突厥斯坦。例如,1749 年英国出版的《史地入门新编》(A New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Grammar)认为,亚洲的“鞑靼”可以分为好几个区域,其中包括“乌兹别克鞑靼”(Usbec Tartary)。书中专门介绍了“乌兹别克鞑靼”,但就是没有提及“突厥斯坦”^①。

1729 年,英国伦敦出版一部两卷本的著作,上卷是《突厥世系》的英译本,原作者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希瓦汗国的统治者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1643—1663 或 1664 年在位)^②。下卷为《北亚现状记》(An Account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Northern Asia),其内容可以从副标题中看出:“讲述大鞑靼、西伯利亚的自然史,以及这些地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贸易、法律、信仰和政府;兼述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和大俄罗斯。”可以说,此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欧洲人的亚洲观。《北亚现状记》对于“突厥斯坦”这样写道:当突厥人强大时,当地居民并没有使用“突厥斯坦”这样的名称;西方的波斯人曾把突厥人统治下的地区称为“突厥斯坦”,东方的中国人则不使用这个称呼,“突厥斯坦一词只在西方流行,东方人称其为鞑靼”;或者说,“突厥斯坦”一词“只是其周邻的某些国家(而不是所有的国家)所使用的词汇,并且流传到今天”;当蒙古人兴起后,波斯人等周邻的民族又将上述地区改称为“鞑靼”;即使在所谓的“突厥斯坦”,其居民也早已不再是突厥人了:“自从成吉思汗征服突厥斯坦之后,这里就再也没有突厥人了:他们要么被驱散到其他地方去了,要么改换族名,采用征服者的名称”^③。

可见,18 世纪的欧洲人已经清楚地知道:其一,“突厥斯坦”并不是突厥人使用的概念,而是由波斯等西方人提出并使用的;其二,“突厥斯坦”的地理位置并不是明确、固定的;其三,“突厥斯坦”的居民与 6—7 世纪的突厥人是完全不同的。

三

自古以来,中亚地区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将自己生活的地方称为“突厥斯坦”,这里也不存在以“突厥斯坦”命名的行政区域。进入 19 世纪之后,由于沙俄在中亚的扩张,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根据沙俄侵略者自己的说法,早在 15 世纪后期,俄国就已经开始觊觎中亚。^④17 世纪,俄国的势力已抵达中亚的北部。此后,俄国不断加快对中亚的侵略步伐,到 19 世纪中叶,俄国人已经深入到锡尔河口。1865 年初,俄国人将新征服的土地组成为“突厥斯坦州”。1867 年,俄国人又宣布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它“以塔什干为中心,包括俄国自 1847 年以来在突厥斯坦地区得到的全部土地,他们将这一土地分成了锡尔河州和七河州”^⑤。这样,在中亚第一次出现以“突厥斯坦”为名的行政区域。但是,正如“突厥斯坦”之名一样,这个行政区域也不是由当地居民设置的,而是由外来侵略者设置的。

由于俄国人在中亚设立了一个以“突厥斯坦”为名的行政区域,所以,人们也就逐渐将这一区域称为“突厥斯坦”,原先变动不定的“突厥斯坦”概念因此有了比较固定的地理范围。不过,19

① T. Salmon, *A New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Grammar*,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R. Mayhew, Bristol: Thoemmes Press, 2003, pp. 476–477.

②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突厥世系》,罗贤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5 页。

③ Ebūagzī Bahadır Han,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urks, Moguls, and Tatars*, London: 1729, Vol. 2, pp. 565–567, 571.

④ M. A.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7–8 页。

⑤ 加文·汉布里《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第 280–281 页。

世纪除俄国之外,已经占领印度的英国人也试图染指中亚。俄、英两国在中亚的争霸,也反映在对“突厥斯坦”概念的界定上。例如,俄国人穆谢克托夫(俄文 Мухометов,英文 Mushketow)在1886年提出,“突厥斯坦”应是地理名称,而不应是行政区域的名称。其潜台词是:既然是个地理名称,那么,它的范围就可以超越俄国人所设立的“突厥斯坦总督区”,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地区。按照穆谢克托夫的定义,俄、英两国势力范围的未来分界线应当是兴都库什山脉。^①

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原先的“突厥斯坦总督区”为基础,于1918年成立“突厥斯坦苏维埃共和国”。1924年,这个共和国被撤销,在此区域陆续建立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五个加盟共和国。从1924年起,苏联人用“中亚细亚”一词取代原来的“突厥斯坦”之名。^②

也就是在19世纪,随着俄国在中亚的不断扩张,出现“东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这个新词汇。

1800年前,欧洲人也曾使用“突厥斯坦东部地区”(the Eastern Part of Turkestan),^③甚至“东部突厥斯坦”(the Eastern Turkestan)^④之类的词汇,但指的都是“突厥斯坦”内的东半部,其位置总是在里海附近。而“东突”分子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则是指“突厥斯坦”之东的另一个区域,实际上是指整个新疆地区。在19世纪之前的西文文献中,目前尚找不到这个意义上的“东突厥斯坦”一词。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率先使用‘突厥斯坦’的名称”^⑤,甚至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政府白皮书《新疆的历史与发展》也沿用这种说法。^⑥其实,这种说法是由于误解英国学者巴德利(J. F. Baddeley)的观点造成的。

巴德利在其名著《俄国·蒙古·中国》(Russia, Mongolia, China)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季姆科夫斯基一书上卷第375页上写道‘东突厥斯坦这个地区,欧洲人更多地称之为小布哈拉……’第377页上又指出‘当克拉普罗特先生于1805年随俄国赴华使团同行时,曾在喀山遇见一些布哈拉居民,他们向他表示,波斯语是他们的本族语。’”^⑦显然,1805年“随俄国赴华使团同行”的是“克拉普罗特先生”,而不是“季姆科夫斯基”本人。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这两个人物略作介绍。

克拉普罗特(1783—1835),中文又译为“克拉普洛特”等,^⑧原名Julius H. Klaproth,出生于德国,并在德国学习中文。1804年,到俄国的彼得堡科学院工作,为沙皇效力。1805年,随俄国戈洛夫金(Golowkin)使团出访中国,身份是“彼得堡科学院东方语言和文学部科研助理”^⑨。不过,这个使团只到达库伦,最后无功而返。此次出访,使克拉普罗特获得了在亚洲内陆地区旅行的机会。此后他致力于研究中国,是德国汉学的先驱,^⑩特别是在对满语的研究上,是公认的开拓者。^⑪克拉普罗特后来定居巴黎,并在那里去世。他在巴黎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及亚洲的著作,内容很广,涉及

① E. J. Brill's First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913—1936, vol. VIII, p. 895.

② 潘志平《“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与“维吾尔斯坦”》,《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

③ T. Astley, *A New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 London: 1745—1747, Vol. IV, chap. , VII, p. 540.

④ P. J. von Strahlenberg, *An Histori-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 and Eastern Part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736, p. 51.

⑤ 郑坤亮、玛达尼亚《“东突”恐怖主义的历史根源》,《历史教学》2004年第1期。相关综述,参见徐黎丽主编《突厥人变迁史研究》,第4页。其他较为重要的论著有王治来《论说所谓“土耳其斯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马大正、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⑥ 其中第4节标题为“‘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页(<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3/200905/t307907.htm>)。

⑦ 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吴持哲、吴有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62页。

⑧ 马汉茂、张西平《德国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⑨ B. C. 米亚斯尼科夫《尤·亚·戈洛夫金使团简介》,宋嗣喜摘译,《清史译丛》第1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6—162页。

⑩ 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pp. 120—122.

⑪ M. Wilson and J. Cayley, *Europe Studies China*, London: Han-Shan Tang Books, 1995, p. 424.

历史、地理、语言等领域。^①

有学者指出,在1805年俄国来华使团中,并没有一个名叫“季姆科夫斯基”的人。^②此说甚是。季姆科夫斯基(Е. Ф. Тимковский, 1790—1875)实际上是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第11班(1821—1830)的“监护官”^③。他在中国期间,购买了大量中文书籍,对俄国汉学的兴起作出重要贡献,“素有俄国汉学‘族长’之称”^④。1824年,季姆科夫斯基撰写的《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在圣彼得堡出版。该书很快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编辑者就是克拉普罗特。不过,克拉普罗特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季姆科夫斯基书中所引的所有中文资料,在翻译上都是极其错误的。”^⑤1827年,经克拉普罗特编辑的《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又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大概是由于此书的标题在被译成中文时写作《俄国使团1820—1821年经蒙古前往中国及驻在北京之情况》^⑥,所以,有些学者误以为书中所说的“俄国使团”(实际上是指俄国东正教布道团)就是指1805年来华的戈洛夫金使团。

1824—1828年,克拉普罗特的《亚洲史地论集》(*Mémoires relatifs à l'Asie*)在巴黎出版,其中1828年出版的第3卷收有一篇题为《论哈萨克人与吉尔吉斯人的语言》(*Sur la Langue des Kazak et des Kirghiz*)的文章。^⑦季姆科夫斯基《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所引的克拉普罗特那段话,^⑧实际上就是来自《论哈萨克人与吉尔吉斯人的语言》。不过,由于季姆科夫斯基著作的出版时间要早于《亚洲史地论集》第3卷,所以,克拉普罗特《论哈萨克人与吉尔吉斯人的语言》应当是1828年前完成的旧作。

季姆科夫斯基在其著作中写道“东突厥斯坦这个地区,欧洲人更多地称之为小布哈拉。”^⑨在克拉普罗特的《亚洲史地论集》中,虽然也提到“小布哈拉”(petite Boukharie),特别是其中的《和闐城史》(*Histoire de la ville de Khotan*)一文,^⑩但全书并没有出现“东突厥斯坦”一词。巴德利说,“中国突厥斯坦”一词是由季姆科夫斯基“杜撰”(invents)出来的。^⑪虽然我们目前尚无法确定巴德利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最先将我国新疆南部地区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的应当是俄国人。克拉普罗特的《亚洲史地论集》中虽然出现“中国突厥斯坦”(Turkesta chinois),^⑫但从他的背景可以推断,他显然是接受了俄国人的用法。

需要指出的是,“小布哈拉”一词是15世纪末随着乌兹别克人的兴起而出现的新概念。18世纪伦敦出版的一部名著对此有很精辟的阐述“小布哈拉的得名,并不是由于它在面积上比大布哈拉要

① 克拉普罗特的各种著作可见国际文献公司(IDC)出版的大型胶片《1850年前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② 李伟丽《关于俄文“东突厥斯坦”一词引用的正误》,《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

③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2页。

④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⑤ G. Timkowski, *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 Through Mongolia to China, and Residence in Peking in the Year 1820—1821*, London: 1827, Vol. 1, p. 386, footnote.

⑥ 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2册,吴持哲、吴有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39页。

⑦ M. J. Klaproth, *Mémoires relatifs à l'Asie, tome III*,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e de Dondey-Dupré Père et Fils, 1828, pp. 332—369.

⑧ G. Timkowski, *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 Through Mongolia to China, and Residence in Peking in the Year 1820—1821*, vol. 1, pp. 375—377.

⑨ G. Timkowski, *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 Through Mongolia to China, and Residence in Peking in the Year 1820—1821*, Vol. 1, p. 375.

⑩ M. J. Klaproth, *Mémoires relatifs à l'Asie, tome II*,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e de Dondey-Dupré Père et Fils, 1828, pp. 281—300.

⑪ J. F.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19, Vol. 2, p. 25. 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吴持哲、吴有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63页。

⑫ M. J. Klaproth, *Mémoires relatifs à l'Asie, tome III*,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e de Dondey-Dupré Père et Fils, 1828, p. 334.

小,实际上,它的面积比大布哈拉还要大。由于此地的城市数量、城市规模、土壤条件、人口密度等要素都不如大布哈拉,所以被称为小布哈拉。小布哈拉和大布哈拉的名称,最初大概是乌兹别克人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自己统治的区域要优于其他区域,所以称其为大布哈拉,而把那些不隶属于他们的区域称为小布哈拉。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在其《突厥世系》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小布哈拉一词。”^①

更需要指出的是,季姆科夫斯基虽然以“东突厥斯坦”一词来代替“小布哈拉”,但他在书中也明确写道:自1758年之后,这个“东突厥斯坦”就已归顺乾隆皇帝,并被称为“新疆”。他还告诉人们,生活在“东突厥斯坦”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并非全是讲突厥语的。他说“尽管地理学家以及一些研究语言的学者把布哈拉人划归为突厥人种,但克拉普罗特已经证明他们其实是波斯人种”。例如布哈拉人表示数字1—9的词汇分别是: iak; dou; si; tchahar; pendj; chech; heft; hecht; nuh。这些词汇“纯属波斯语”。而突厥人表示上述数字的词汇则分别是: bir, ikî, outh, doert, bich, alty, iedi, sighiz, tou kouz。所以,布哈拉人表示数字的词汇“与突厥语中的同类词汇是完全不同的”^②。也正因为清楚地认识到“东突厥斯坦”是中国的领土,所以,季姆科夫斯基又提出“中国突厥斯坦”一词,以说明这一地区属于中国。

那么,这个“东突厥斯坦”的具体范围有多大呢?季姆科夫斯基只是含糊地说,它的北面是准噶尔地区,西面是被古人称为意貌山(Imaus)的延绵雪山,南面是西藏,东面有“库库诺尔(Koukou nor)的游牧蒙古人”^③。这里所说的“库库诺尔”,又被译成“颗颗瑙儿”等^④是蒙古语对青海湖的称呼。^⑤18世纪杜赫德(J. B. Du Halde)所编的欧洲汉学奠基之作《中国帝国全志》(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认为,库库诺尔(Koko-Nol或Koko-nor)就是指中国人所说的“西海”,即青海湖。^⑥因此,季姆科夫斯基所说的“东突厥斯坦”,大约相当于现在新疆南部地区。第10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概括得更加明确“东突厥斯坦现在是中国新疆省的一部分……北面是天山;西面是帕米尔山脉的东端;南面是西藏高原;东面,被称为‘北山’的一系列高原台地以及南山将其与戈壁分开。”^⑦也就是说,直到20世纪初,西方人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仅指我国新疆的天山以南地区,根本不是像“东突”分裂分子所叫嚷的那样是指整个新疆。

自19世纪30年代起,俄国人提出的“东突厥斯坦”、“中国突厥斯坦”等词汇在西欧人的著作中逐渐流行起来,但比较紊乱。有人同时使用“小布哈拉”、“东突厥斯坦”、“中国突厥斯坦”之类的词汇,^⑧也有人把这些词汇搞混了。例如鸦片战争期间侵华英军的得力帮凶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就将河中地区称为“大布哈拉”,而将戈壁以北的地区称为“突厥斯坦”。^⑨到了19世纪末,欧洲人才对“东突厥斯坦”一词有比较一致的界定。^⑩由于出现“东突厥斯

① T. Astley, *A New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 London: 1745—1747, Vol. IV, Chap. VI, p. 527.

② G. Timkowski, *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 Through Mongolia to China, and Residence in Peking in the Year 1820—1821*, Vol. 1, pp. 375, 377.

③ G. Timkowski, *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 Through Mongolia to China, and Residence in Peking in the Year 1820—1821*, Vol. 1, p. 375.

④ 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魏英邦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1页。

⑤ 雪梨《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9页。

⑥ J. B. Du Halde,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London: 1738, Vol. 1, p. 29.

⑦ *New Volumes of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0th edition, Edingburgh and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02, Vol. XXXIII, p. 492.

⑧ W. Huttman, “On the Chinese and European Maps of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4, 1844, pp. 117—127.

⑨ C. Gutzlaff, *China Opened*,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p. 17—18.

⑩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ninth edition, Edinburgh: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875, Vol. XXIII, pp. 631, 637.

坦”一词，所以原先河中地区就被称为“西突厥斯坦”，但也有人依然称其为“突厥斯坦”。^①也就是说先出现“东突厥斯坦”一词，后来人们才将河中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同时出现的。

尽管“东突厥斯坦”一词在欧洲逐渐流行起来，但即使是在19世纪，有几点还是可以确定的。其一，这个名称是外国人所使用的，当地居民及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称。其二，它仅是地理名称，而不是行政区域的名称。其三，它仅指新疆天山以南地区。其四，这个区域属于中国，自乾隆皇帝开始，其正式名称是“新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欧洲人又称其为“中国突厥斯坦”。其五，这个地区的居民是混杂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突厥民族”。1832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1卷第5期上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东突厥斯坦”(Eastern Turkestan)。其中写道：这一区域的居民中，“包括了土尔扈特部、厄鲁特部等族的几个部落，他们大多是蒙古人；在战争期间，这些部落就迁移到俄罗斯，但当和平恢复后，他们就返回故地，归顺中国”^②。而1875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则这样概括说：东突厥斯坦的“居民是混杂的，雅利安人、突厥人完全交融在一起”^③。

综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突厥斯坦”还是“东突厥斯坦”，都不是本地居民使用的词汇，而是由外族人随意提出并首先使用的；它们是模糊的、变动的、不规范的地理词汇；这类地理俗名既与种族无关，与行政区域无关，更与政治实体无关。

责任编辑：尚永琪

① D. Patrick, *Chambers's Concise Gazetteer of the World*, London: W. & R. Chambers, 1914, p. 710.

②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No. 5, Sept. 1832, p. 171.

③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ninth edition, Edinburgh: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875, Vol. XXIII, p. 639.